

# 建制派的歷史重任

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較前五屆的競爭格外激烈，不僅表現在參選人數多，而且，形成錯綜複雜的競逐格局，反映香港政治力量正處於空前的分化和重組。

從2003年「七一」遊行以來，香港政治兩大對抗陣營涇渭分明。2010年上半年，反對派一度分化為「溫和泛民主派」和「激進泛民主派」；2011年後，在建制派中，新民主黨和自由黨向政治光譜中間靠近，但是，兩大陣營分野依然清晰。

## 兩大陣營空前分化

在經歷「佔中」和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受挫後，兩大政治陣營均呈現空前分化甚至分裂。反對派分成「傳統反對派政治團體」和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」。前者問世於「佔中」之前，後者是「佔中」的產兒。前者的立法會議員扼殺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，堵塞了通向普選之路，失去原先清晰的政治目標而陷於彷徨。後者竭力鼓吹「本土自決」和「香港獨立」。從「傳統反對派」主要政治團體公民黨和民主黨分裂出去的若干政治領袖人物和骨幹，分別成立標榜「政治第三條路」的政治團體。在建制派中，堅

定的愛國愛港力量與搖擺的中間力量之間的分歧更加明顯。

與此同時，各重要政治團體均進入新老更替階段，內部矛盾不同程度地浮現。

於是，在第六屆立法會提名期展開前，傳統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——社民連和人民力量，為應對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」挑戰而結成競選聯盟；傳統反對派中的非激進團體——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、民協等，既需要部署如何對付傳統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和新冒起的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」的挑戰，又必須部署如何跟建制派、尤其愛國愛港力量「寸土必爭」；在建制派中，中間力量與愛國愛港力量在部署選戰上的協調工作較以往困難；若干人士以獨立面目宣布參選，不啻「擾局」。

人們要問：為什麼那麼多的政治團體派出那麼多人參選？他們為何而選？大致有以下三類情形。

第一類是為個人名利。此所以個別人不顧其所屬政治團體的部署而自行參選。

再一類是為壯大所屬政治團體。願意服從所屬政治團體部署參選的屬於這一類。這一類同前一類不抵觸，而是前一類與這一類抵觸。



知微篇

周八駿

第三類是為香港為國家。衡量的標準有二，一是所屬政治團體堅持愛國愛港，二是個人是愛國愛港政治團體的忠誠成員，年長的以資歷為證，年輕的由實踐檢驗。

反對派無疑是為前兩類宗旨參選。他們自以為「愛香港」，是否「愛國家」視乎他們對「中國」的詮釋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，以其參與第六屆立法會的政綱來衡量，怎麼看也看不到「愛香港」的蹤跡。

7月22日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，在《明報》觀點版發表文章《選舉，認真你便輸了？》。作者的政治立場是清晰的——支持「泛民主派」即「傳統反對派」，卻「恨鐵不成鋼」地批評：「『泛民』至今仍以梁振英的去留問題為主打議

題，卻令人氣餒。」「所謂『自己香港自己救』、『自求多福』，只是意氣之辭，並無實際意義。」「眼前的事實，是只懂『說不』，並不能處理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。」

試問：無法為香港找到出路，豈能稱「愛香港」？!於是，另一個相關聯的問題產生了：香港合資格選民為何投票？

葉健民在文章結尾稱：「9月4日，我仍然會投反對派一票。在新一屆立法會中，我也希望他們能守得住三分之一的關鍵比例。但香港的未來會因此變得更好嗎？我十分懷疑。」

## 「中間選民」仍佔多數

這是具代表性的觀點。兩大政治陣營、各個政治團體的長期支持者亦即所謂「基本群眾」，仍將分別投票給自己長期支持的政治團體的候選人。兩大政治陣營、各個政治團體所能依靠的也就是各自的基本群眾。

然而，香港大多數居民（選民）仍處於關心政治卻不願意積極參與的狀態，恰恰是這些所謂「中間群眾」（或「中間選民」）

，是兩大政治陣營「必爭之地」。誰能取得他們這些中間大多數的支持，誰就能改變香港政治格局。

至今，反對派只能以「流會」和「拉布」來迫使政府撤回一些議案，或無法通過一些議案，但不可能迫使政府按反對派意願提出議案。如果反對派取得立法會一半或以上席位，那麼，他們就有可能逼迫政府提交如他們所願的議案，以交換他們支持其他的政府議案。

反之，建制派如果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或更多席位，那麼，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就會順暢，關於普選的政制發展就能成功。

反對派無法取得大多數「中間群眾」支持，與國家對抗的政治立場使他們無法為香港找到出路。葉健民勸「泛民主派」：「即使撇開民族認同家國觀念，我們也有必要去想想，怎樣和內地這個和我們有千絲萬縷的政經民生聯繫的『鄰近地區』，處理雙方利益攸關的雙邊問題。」然而，缺乏民族認同和家國觀念，香港無法妥善處理與內地利益攸關的問題。

歷史重任落在建制派，尤其是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肩上。

資深評論員

# 將兩地通報機制 納入法治框架



學者論衡

陳文鴻

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兩地通報機制，反映出中央與特區政府擺脫了過往的誤區，開始把兩地關係納入正常的法治框架內。

「一國兩制」內容十分豐富，基本法不可能把許多推行的制度、政策、措施具體而微地作出規定。也不應該由行政部門或個別官員臨時議決，或不經認真審核，這樣的政策往往容易失誤，若隨便更改，既失信於社會，有朝令夕改之嫌，又會同樣的失於草率，問題只會積累惡化。在基本法的大原則規限下，香港與內地政府本應在許多政策措施銜接方面，經過商討來制定執行細節。由於不少政策措施在內地屬於中央政府的權力範圍，現有跨境政府合作機制，如粵港、深港等，都難以處理，也不便由內地在港的非政權機構來與特區政府磋商。或許，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應有正式的機制來處理兩地在「一國兩制」下的政策措施銜接、協調。

兩地通報引渡機制本來與「一國兩制」並無直接關係。在國際上，不同國家都可通過協議制定相互通報引渡的安排。回歸之後，或許過於執著堅持殖民地的制度、政策，同屬「一國」，竟然無通報引導協議，使「一國兩制」在這個重要的政策範疇沒有制度化、法治化的安排。結果是兩地犯罪者或可逃匿至另一方，以逃避法律追究。內地與香港相互成為對方的

法外之地，無從追究。這對內地與香港的法治都是一個大漏洞，也是對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性侮辱。香港高度自治不應成兩地居民犯罪者可借此來逃匿的因素。

更有甚者，「佔中」一役已凸顯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下，美國可以用顏色革命來爭奪香港的治權，

衝擊中國在香港的主權。「佔中」失敗，從旺角暴亂到現時大量「港獨」言論與行動的冒起，香港「一國兩制」下的自治正受到嚴重挑戰，背後更是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。

「一國兩制」不允許將香港作為顛覆內地體制的基地，也不會由內地強制改變香港的現行體制，在港推行一體化的政策。當年以「一國兩制」來解決香港回歸的制度設計，不是權宜之計，也不是盡聽英國人或香港殖民地既得利益者的擺布，而是在「一國」之內，容許多元化的演化，從而謀求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創新試驗，推動全國在既有基礎和體制上更進一步的發展。

通報引渡機制的制度化、法治化，實際上是保障香港與內地體制各自演化的途徑，不受對方以政治或其他方法干擾、改變。希望特區政府與中央部門認真磋商制定具體政策、制度與措施，用法治的方法來處理，以鞏固「一國兩制」，也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，從人治或依賴權宜之計的政策，改變為長治久安的法治。

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

# 「港獨」倒行逆施原形畢露



焦點熱議

張學修

## 維護立會地位與職能

一直以來主張「港獨」，但為圖謀進入立會而「反口」的「本土民主前線」發言人梁天琦，終被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無效。梁天琦隨即發難，聲稱支持「港獨」者在香港受到「迫害」，表明會繼續進行司法覆核及提出選舉呈請。「港獨」以違法、違憲訴求意圖入侵立會，其行徑終告失敗，更暴露了有關人士的真實面目。

「港獨」意圖進入立會，本就是荒謬之舉。立會議員守法、守信本是最基本要求，而「港獨」不僅挑戰特區法治，更缺乏誠信，不僅沒有資格進入立會，同時也不可能做到為民發聲，為民謀福利。此次選舉主任裁定有關人士提名無效，彰顯法律正義，社會各界有目共睹。

麼作用？是一味講「制衡」甚至阻撓政府施政，還是要在「監督」與「配合」之間找到平衡點，積極落實特區行政主導「體制」？過去幾年立會審議效率如何，港人有目共睹。部分激進議員長期進行「拉布」戰，導致利民議案議而不決。同時一眾民生議題都被打上政治「烙印」，阻礙地區各項事務的發展。維護立會作為特區立法機構的有效運作及莊嚴地位，是當務之急。「港獨」言行前後矛盾，出爾反爾，他們打着「旗號」謀求私利，並非真正為香港謀福祉。特區的理性選民不可能將手中寶貴的一票，投給這些不負責任之人，葬送特區發展之路。

「港獨」未入立會先擾亂選舉程序，公然挑戰地區法治，其行為性質與立會立法機構所發揮的作用背道而馳。如任由其進入立會大肆宣傳激進分離主義，將立會變成其活動場所，那才是對於特區體制和法治的最大損害。因此，必須確保立會選舉過程順利進行，確保公平、公正之必要之舉。總的來說，一切依法行事，依照法律程序處理，仍是中關健。

立會議員嚴格守法不過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議員要有效完成其職責，更須為民發聲，為民謀福利。因此該議員的所作所為應以民意為依歸，時時聆聽，為民服務。「港獨」從「佔中」後冒頭，到近期組黨，圖謀進入立會，都不過是一小部分人的行為和主張。而過去多項民調顯示，無論是哪一個年齡段的港人都不認同「港獨」激進思維。而「港獨」打着為港人發聲的口號，實際上卻是違背了特區民意。事實上港人真正需要的，是理性、務實、做實事、出實績的人。而「港獨」不僅違法，同時更不具備民意基礎，有關人士圖謀進入立會更是公然踐踏法律，悖離民意，意圖欺騙港人之舉。

## 確保選舉程序順利推進

特區發展停滯不前的狀況存在已久，各界都盼望能夠重新凝聚力量，切實解決問題，推動地區各項事務不斷進步。當前立會換屆選舉之際，積極維護選舉程序順利進行，以及確保選舉的公平、公正是必要的。港人包括選民在經過近年的爭拗和矛盾後，也盼望為特區發展選擇真正合資格的，能夠擔當起重重大責任的議員，為特區發展作出貢獻。而「港獨」人士訴求違法、行為激進、脫離現實，更無視民情民意，在違法之路上越走越遠，任其進入立會只會與地區整體利益對着幹，腐蝕特區社會行之有效的體制優勢。

因此，選舉主任根據有關參選人過往言行，裁定一直以來推動「港獨」人士的提名無效，屬合法、合理、正義之舉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

新屆立法會選舉的形勢，堪稱相當嚴峻、十分複雜，主要原因有三：其一，參選人（包括名單或個人）創下了選舉的新紀錄；其二，新出現了明目張膽的「港獨」因素，有或明或暗的「港獨」分子參選；其三，屬反對派陣營的激進派，尤其是年輕的激進派參選人數明顯增加。

面臨這樣的選舉形勢，在選舉過程中，特別是在選舉秩序方面，出問題的可能性大為增加。影響所及，不但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格外提高警惕，治安當局、執法當局，尤其是警隊，相信要在調動人手、處理突發事件方面有所準備。歷經大年初一深夜旺角暴亂一役，警隊的裝備、訓練、人員安排及應對策略，肯定已有很大提升，正告「港獨」分子和激進分子，切勿以身試法！

## 「港獨」當然沒有參選資格

先說參選者之多的影響。大凡選舉，有多過一名參選者，才有競爭。不同立場、觀點的參選者角逐，也是民主的表現。當然，

無人競爭，自動當選，同樣符合民主法則和程序正義。但參選者一多，情況就會變得複雜，所以要有些限制。例如，有關在外國無居留權、永久性居民及年齡等的規定就是了。參選者的人數，雖然並無統一的標準，但肯定不是「人多好辦事」。參選者多了，甚至太多，有可能会出現更多的亂象。所以，有一些選舉，對參選人數予以名額限制。例如行政長官選舉，規定要不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聯合提名方可成為候選人。

新一屆立法會選舉，共有154張名單報名，其中五區直選共有89張名單，競爭以至鬥爭的激烈不難想見。如此局面，不但一些有希望的參選者有壓力，一些年輕、激進的參選者，為爭選票，可能採取非常手段以求突圍而出，其中包括吵鬧、對罵、推撞，以至更加升級的暴力行為。可以說，參選人特別是其中的激進分子愈多，出小問題甚至出大亂子的可能性愈大。筆者在此建議：對於在競選過程「搞搞震」的參選人，選民都不要投票給他／她，以免這類人進入立法會並將這種不良風氣帶入立法會。立法會已是「

## 港事港心

李幼岐

掙扎」「拉布」「點人數」成常態，這樣的情狀，難道還不夠為煙瘴氣嗎？

再說「港獨」問題。選管會新界西選區選舉主任已用電郵通知要參選的「香港民族黨」召集人陳浩天，指其提名不符選舉規定，不獲參選資格。選舉主任這一決定，政府表明同意，市民大表讚賞。簡言之，相關決定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大快人心。值得指出，陳浩天拒簽「確認書」已是不對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和他的「香港民族黨」公開主張「港獨」這一違法的宗旨，絕對不符合基本法，也絕對不符合「一國兩制」。不難推論，這種人當然不符合立法會的參選資格。

香港廣大市民和許多正義、正能量社團，均對「港獨」深惡痛疾，認為「港獨」不但違法，且極大程度危害社會。舉例說，自

稱「民主進步黨」成員而公開宣揚「港獨」的楊繼昌，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西選區，此人不但不簽署「確認書」，更提交一份自製的「不擁護基本法」聲明，實在是豈有此理。結果，被選舉主任指為未依照選舉條例而不接受其提名（楊某在何志光名單排名第二）。社會上普遍批評楊繼昌利用選舉「玩野」，想混入建制的立法會，卻做出不擁護建制甚至意圖推翻建制的行為。這種人能讓他有合法進入立法會的機會嗎？當然不能！還可以補充一句：楊某人政治聯繫的「民主進步黨」，不但名稱與台灣主張「台獨」的民進黨相同，連黨徽的顏色也一樣。那是「港獨」「台獨」同流合污了。

## 保障選舉秩序嚴防搗亂

有鑑於「港獨」勢力冒起，且言行囂張，城中許多愛國愛港的正義人士，期望能有一個立場鮮明反對「港獨」的統一陣線。例如，正在組建的新香港人社團「香港新力量」，其宗旨就包括了擁護基本法、擁護「一

國兩制」，以及反對「港獨」。可以說，反對「港獨」是當前大事，是「當務之急」，社會上應凝聚一片洪亮的聲音：我們反對「港獨」。

此外，不少激進分子想進入立法會。前幾屆的立法會中，已有一些老牌激進分子，他們不斷在立法會吵吵鬧鬧，不守規矩，不講道德，甚至做出一些可遭刑事檢控的違法行為。這些老牌激進分子，當然想競選連任，以便繼續留在立法會為所欲為。對於這些老牌激進分子，民間的觀感可以形容為「神憎鬼恨」。

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批新的、年輕的激進分子，削尖了腦袋，想躋身立法會，以求名利雙收。這些新生激進分子，從以往的言行表現看，可以肯定比老牌激進分子更加激進。激進的言行，也是香港「政治化」的惡果之一。這可不是廣大市民和香港社會之福。這也正是選舉期間有關當局包括選管會和警方要注意的事。為了保障選舉秩序，當局恐怕還得有所準備，以防出現混亂。但願各方多加注意，加強防範。